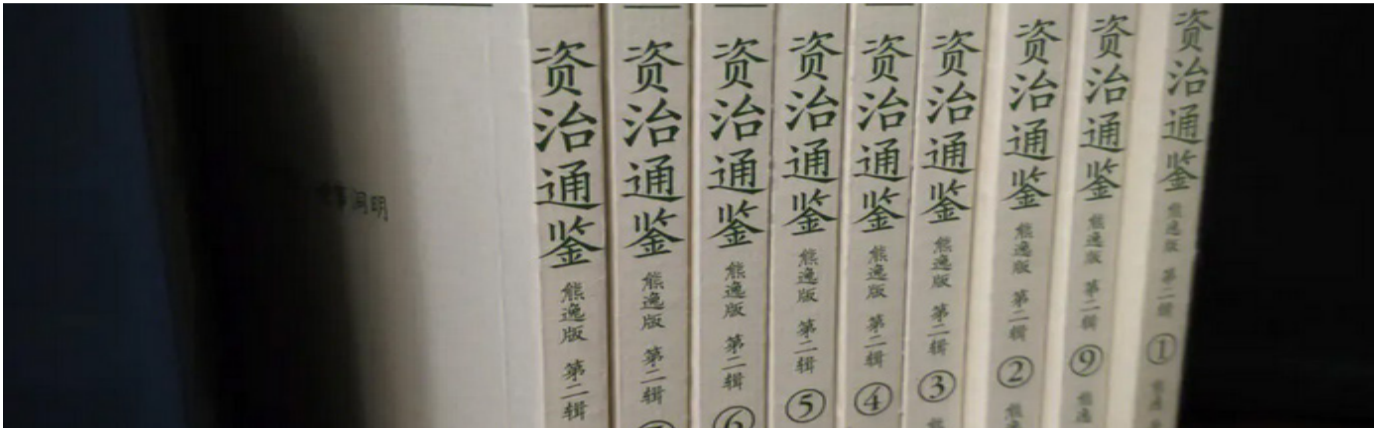




一读就入迷的史书

——品读熊逸版《资治通鉴》第三辑

■ 孙克艳（山西）



对于喜爱史书的人来说，《资治通鉴》这部编年体通史，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不管是对于普通的历史爱好者来说，还是对于专业的历史学者来说，《资治通鉴》都是一部值得一读再读、反复咀嚼的史书。

《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历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 403 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即 959 年），前后共 1362 年。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共 294 卷，约 300 万字，由司马光等人耗时 19 年编纂而成。这部宏大的历史巨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衍生了多种注本。若想要研读透彻这部历史巨著，除了通读原作外，多看看历史学者对《资治通鉴》的解析，是个不错的办法。而如何解读这部史学巨著，史学大家熊逸老师给出了独特的见解。

在广大书迷的千呼万唤中，熊逸版《资治通鉴》终于迎来了第三辑——“秦汉风云”。这套丛书共 9 册，内容包含了《资治通鉴》“秦纪”三卷，以及“汉纪”一到六卷。在第三辑中，此部分内容拆解为 260 个小问题，从诸多方面还原和解析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熊逸版《资治通鉴》第三辑在忠于原著的原则下，却又不囿于原著。《资治通鉴》中关于秦汉史这部分内容的主要史料来源，一是《汉书》，

一是《史记》。而不管是“史实至上”的司马迁，还是以“历史镜鉴”而为大汉写史的班固，在他们书写史书的过程中，总会因为史料不全或因某些个人原因，而导致他们笔下的某些历史细节在史书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甚至经不起推敲。即使在同一部史书中，不管是《史记》还是《汉书》，甚至还会出现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情形。这导致司马光等人在编纂《资治通鉴》时，自然会面临难以取舍或不得不择其一的抉择。而熊逸版《资治通鉴》第三辑，从更宏大的历史观角度，纵观《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这三部历史巨著，搜罗古今中外的相关史料和史学著作，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而得出更令人信服的观点和结论。

比如，熊逸对《鸿门宴》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的解读，就令人耳目一新。在这部分内容里，熊逸对诸多细节的分析，不但有理有据，还发人深思。而这样的解读，自然能引起读者对史书和历史的兴致，进而对历史这门特别的学科产生浓厚的兴趣。而这，也是史书或者历史，有别于其他书籍和学科的原因之一，也是历史的有趣之处。而诸如此类的奇妙解析，在熊逸版《资治通鉴》第三辑中比比皆是。而熊逸版《资治通鉴》的“理”

和“据”，其中一大部分，就是司马光等人在编纂《资治通鉴》时用到的相关文献，这样追本溯源的严谨精神，使得熊逸版《资治通鉴》不单单是对《资治通鉴》内容的简单翻译，更多的是一个有着浑厚历史素养的历史学者对历史的独特解读和专业呈现。

与此类似的，熊逸版《资治通鉴》在对相关历史地理、历史人物和当时风土人情等内容也做了翔实的阐述，以期读者尽可能地了解当时当地的民风民情和社会现实，如此才能更好地理解史书中的人物与历史事件。比如，对于一些特别的人名和地名的读音、意义和缘由，书中也给出了详尽的说明，而不仅仅局限于《资治通鉴》本身的内容。这些看似“画蛇添足”的内容，不仅拓宽了读者的视野、丰富了知识，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熊逸先生博学而审慎的治学态度。例如，熊逸对“曹参”名字中“参”字的解析，从《史记集解》到“参”字义项，到古诗词中的韵脚等诸多方面来进行解读，非常令人信服。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熊逸版《资治通鉴》的语言不但富于思辨色彩且文采飞扬外，还特别生动有趣，读起来妙趣横生，时常令人拍案叫绝，让人想一口气读完才觉酣畅淋漓！而附着于文

字之中的思想智慧也总是熠熠生辉，令人耳目一新，使人受到启迪，并深有醍醐灌顶之感，这也是本辑史书令人叹为观止的因素之一。比如：

“……真正有王族血统的反秦领袖，田儼是第一个。所以田儼的口号就不能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的反问句了，他必须改成肯定句，强调自己复兴齐国、自立为齐王的合法性。”

“我们要理解古代历史，就得先理解古人的观念。他们在意的东西，我们今天未必在意，反之亦然。”

“李斯的路径依赖是搞事，赵高的路径依赖是搞人。在搞人的思路里，人才是重点，一切危及自身地位的人都必须被及时铲除……”

“作为管理者，这样的杀伐果决显然大失人心……可笑的是，最后的输赢成败，不在于谁更高明，而仅仅在于谁给自己挖坑挖得更快。”“白起和蒙恬的死，表面上看是权力斗争的结果，本质上却是制度的必然，谁都逃不掉。”

……总之，熊逸版《资治通鉴》第三辑是一套好书，读完以后收获颇多，而这收获绝非仅仅局限于历史知识的提高。读完以后，我只想说：希望熊逸版《资治通鉴》的下一辑尽快到来吧！

气质，也可能是人文素养、价值追求。赵卫峰诗歌中的现代风景书写离不开地域文化的影响。赵卫峰出生于山地高原，高原的风景滋养着他。贵州峰峦叠嶂，有着原生态的山野趣味。赵卫峰的文学写作始于大学时期，他就读的贵州民族大学坐落在贵阳花溪秀美的十里河滩。赵卫峰所学专业是历史，四年的历史学习使他对这片土地有更沉着的理性感悟。

赵卫峰诗歌中的风景书写可分为象征风景与事实风景。象征的风景或明喻或暗喻，将作家的情思映射在风景中。象征的风景大多表达作家对时间的追思。表现理性的思索。事实的风景有树木、鸟兽、路人，事实的风景更多传递诗人对当下的感悟，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

《诗经》开始，诗歌抒情言志的特征就使风景具有指涉意义。泼费斯特认为文本的指涉性包括自反性、交流性和结构性。指涉性除了观念和形式上的交流，也体现在作家所有文本的互文性之中。一篇文章就像一件织物，组成文本的词语，句子则是织线，它们可能来自不同的文本中。文本的互文性，即是作家的创作在不同文本之间的联系。赵卫峰诗歌文本的互文性体现在意象的反复使用及文本的串联上。在赵卫峰诗歌中，风、水、山、天空、石头、衣裳、贵阳、公园等风景是他反复使用的意象。

风是赵卫峰诗歌中提及最多的意象，以诗集《蓦然回首》中的一百首诗歌为例，具体涉及到风意象的作品就有六十首之多。赵卫峰对风意象重复使用的重要因素是地理环境。贵州的风不同于北方的风，也不同于沿海的风。贵州的风是凛冽的，在峡谷和山岗呼啸。因此风成为赵卫峰频繁书写的意象也就有迹可循。在赵卫峰的诗歌中，风具有三种意义。第一种是代表自然的风。“风吹杨柳，也吹骑草的狡兔。”第二种是代表时间的风。“她体察一棵树的硬度，预感一棵树在风尘中的晚年，有时她还结论，一棵树离乡背土，并非全然就是不幸的化身。”第三种是代表生活的风。“和你有关的春风，很透明，也充满很多的灰，和你有关的春风，没有燃烧，却留下呛喉的灰烬。”“风”意象在赵卫峰诗歌中的形象是饱满的，“风”所寄予的作家情感串联在多个文本中，读者能清晰地看到作家建构的互文性。赵卫峰也在诗歌理论中多次提及自己偏爱风意象的理由，他认为风给人不同的感受，在不同心境的反衬下表现不同的意义。

赵卫峰诗歌中风景书写的互文性有着音乐美。诗歌的音乐美体现在音节的使用，即诗歌的押韵，词语的重复两个方面。押韵与重复都对应诗歌的听觉美，押韵的艺术是从中国古典诗歌借鉴而来。“静夜的上面是一张古板的脸，下面牵连薄雾般的叹息，与众不同是山水一起醒着却默然，像婴儿或是老姬等待着升天。”夜色、山水、树木、月亮、河流等风景在静夜中若隐若现，时间中物质在消逝。

赵卫峰诗歌中的现代风景书写是他建构诗歌的独特方法，也是他建构自我文学城堡的独特之处。面对大千世界，关注时光长河，风景进入他的诗歌之中，为其抒情叙事提供载体。

对于写作而言，载体的选择使作家的风格得到辨认。江湖秋水多鱼雁，思尔封城寄草堂。

江湖秋水 风烟鱼雁

——赵卫峰诗歌的现代风景书写

■ 龙潜 潘庭（贵州）

赵卫峰这十多年出版诗文集十余部，他的诗歌和诗歌理论活跃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等全国各大刊物。赵卫峰有自觉的诗学追求，他诗歌中的风景书写不受自然本身规约，扩宽

了风景意象的涵义。西蒙·沙玛在《风景与记忆》中说：“风景第一要义是作为文化。”风景书写包含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也包含人的存在。风景作为人与自然，人与他者交流的载

体，其呈现离不开“人”。风景书写呈现的意境包含作家的审美理想。每个历史时期的风景都有独特性，诗歌中风景的现代性书写连接文学的历史与未来。“风景的发生”源于作家对自然的艺

术表现。风景书写是作家追溯过往已然经历或假设经历的“难忘的人和事”，作家挖掘某一情感和往事时，为叙述的完整性不自觉书写风景。影响作家创作的因素很多，可能是现实经历、性格